

论范曾

多少豪情胜慨，恍当前座中相对。

杜陵沉挚，东坡超旷，稼轩雄迈。

异代萧条，高山流水，几人能会。

喜江东范子，能传妙咏，动心头籁。

季羨林
叶嘉莹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825.72/75

2007

论范曾

季羨林 叶嘉莹 等著

本书是季羨林、叶嘉莹两位先生对范曾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的深入探讨。

本书是季羨林、叶嘉莹两位先生对范曾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的深入探讨。

本书是季羨林、叶嘉莹两位先生对范曾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的深入探讨。

季羨林
叶嘉莹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范曾/季羨林,叶嘉莹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7-301-12214-3

I. 论… II. ①季…②叶… III. ①范曾—人物研究—文集②范
曾—艺术评论—文集 IV. K825.7-53 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8729 号

书 名: 论范曾

著作责任者: 季羨林 叶嘉莹 等著

编 者: 薛晓源

篆 刻: 王玉忠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214-3/J · 01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5 印张 216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一 方家序跋

题《文姬归汉》·····	郭沫若(3)
范曾《庄子显灵记》序·····	季羨林(4)
《庄子显灵记》序·····	陈省身(6)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范曾》序言·····	叶嘉莹(7)
题《范曾简墨》·····	陈 洪(13)
《范曾精品集》序·····	吴祖光(15)
范曾及其艺术	
——《范曾泼墨》序·····	程大利(16)

二 研究论文

诗魂书骨 大美不言·····	郑欣淼(23)
范曾书画传天下	
——观《范曾书画展》所感·····	冯骥才(27)
范曾的新文人画·····	刘开渠(31)
厕世界艺术之林,永葆厥美	

——范曾艺术的当代意蕴	黄 宏(33)
谈范曾其人其艺	姚钟华(45)
范曾其人其画	张 仲(51)
栖居诗意的空间	
——读范曾先生新著《老庄心解》	邵盈午(58)
传经歆向遂心事 授笔钟王乐杏坛	
——范曾先生书法教育思想探微	朱彦氏(63)
范曾艺术论	郭长虹(72)
论范曾的艺术	寒 碧(94)
吟咏诗意的存在	
——范曾先生美学思想研究	薛晓源(100)
古灯如月我高擎	
——范曾先生艺术创作侧记	刘 波(116)

三 友朋述怀

笔底雄风民族魂	赵可铭(133)
范曾先生与我	米景扬(138)
古道照颜色	
——范曾与周汝昌的诗交	张晓凌(148)
日之方中 在前上处	
——在“文革”劫难中范曾先生历练成钢	范世氏(153)

四 名家访谈

归于何处,创自何来	
——与范曾谈“回归与创造”	李文儒(163)

万卷蟠胸见自高 百川横地一峰尊

——范曾教授访谈录…………… 彭修银(175)

我梦想成为画家

——张晓凌与范曾对话…………… 张晓凌(193)

《炎黄赋》与中原文化

——范曾教授访谈录…………… 《河南日报》记者(205)

五 书信撷英

余英时先生致范曾先生信…………… (215)

范曾先生复余英时先生信…………… (216)

六 海外影响

贺范曾美术馆开馆…………… 〔日〕冈崎嘉平太(219)

三绝之人…………… 〔日〕陈舜臣(220)

范曾先生之业…………… 〔日〕青山杉雨(222)

春色苍润…………… 〔法〕夏汉生(223)

附 录

附录一 法国总理关于范曾《智者与童子》一书的感谢信……………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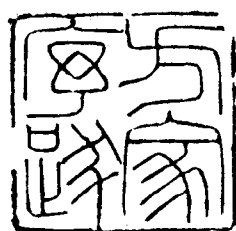
附录二 法国总统顾问关于范曾《智者与童子》

一书的感谢信…………… (228)

附录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部负责人

致范曾信…………… (229)

方家序跋



题文姬归汉

郭沫若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江左小范作《文姬归汉图》

索题，因成此诗。

汉家失统驭，四海繁兵马。千里不闻鸡，兽多人转寡。
我蒙贤王救，寄身穷庐下。相随十二年，相爱无虞诈。
马湏啍且芳，其味如甘蔗。悲壮胡笳声，肯从琵琶亚？
本拟踵明妃，青冢留佳话。曹公遣使至，要我回车驾。
纂续修汉书，继承先文雅。愧无班姬才，倍觉贵大暇。
圣人作春秋，辞难赞游夏。垂世千百年，褒贬乱贼怕。
我愿学齐史，笔削不肯伪。生死皆以之，用报知己者。
感君识此心，慷慨无牵挂。盛装送我归，转教难割舍。
儿女向我啼，羌笛声喑哑。踌躇复踌躇，顿觉天地窄。
君是好男子，笑我欠潇洒。胡汉本一家，千秋眼一眨。
何为临歧路，泪眼如杯罍？史成卿再回，儿大来相迓。
莫用再踌躇，珍重香罗帕。感君慷慨意，纵身随大化。

范曾《庄子显灵记》序

季羨林

若干年来,我有一个想法:人类自从成为“万物之灵”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正确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称之为天人关系,要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要同自然交朋友,我称之为“天人合一”。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

然而,人类,特别是近几百年来的西方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征服自然”,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从表面上来看,人类似乎是胜利了,大自然似乎是被征服了,然而,大千世界发生了许多弊端,甚至灾害,影响了人类生存的前途。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大自然不会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

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中,每一次胜利,大自然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两位哲人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

我有一个公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的高度与人类前途的危险性成正比。尾巴翘得越高,危险性越大。

眼前的这一个世纪,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途上的一个关键的世纪。

读了范曾兄的近著《庄子显灵记》,“心有灵犀一点通”,引起了

的遐想,写了上面这一些话。

我认识范曾有一个三步(不是部)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一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谓予不信,请阅读范曾的著作。

季羨林

2002年3月18日

《庄子显灵记》序

陈省身*

读范曾兄《庄子显灵记》，有当年读杜工部《秋兴八首》的感觉，气概万千，涉及当前基本问题，非常佩服。

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元素是自然与人。五百年的伟大的科学进展，开启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了解，也因此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我们同五百年前的人已不是同一种动物了。

中国民族是很实际的，中华文化寻求人类社会的处理与组织，一个结果是注意到传代，便自然重“孝”，便把多代连起来，成为一串，不能使串切断，便“不孝无后为大”，结果把中华民族养成一个巨大的民族。

中西文化的不容，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春秋时代。我 1943 年至 1945 年在普林斯顿，常同爱因斯坦见面，也到过他家中的书房几次，他的书架陈书不多，但有一本德译的老子《道德经》。希望范曾兄再写一本《老子显灵说》。

* 著名数学家。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范曾》序言

叶嘉莹*

我对范先生之第一印象,是来自他的一幅画作。那是 1979 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归国讲学,将从北大转往南开,南开遂请二位先生来京接我赴津。而于赴津前一日,更邀我游览京郊诸名胜之地。时值碧云寺之中山堂举办画展,我一入展室,但觉眼前一亮,就被入门不远右侧墙上所悬挂的一幅屈原像所吸引了。其后我曾写过一首《水龙吟》词,对我当时初睹此一图像时之欣喜震惊加以描述,说:“半生想象灵均,今朝真向图中见。飘然素发,倏然独往,依稀泽畔。呵壁深悲,纫兰心事、昆仑途远。哀高丘无女,众芳芜秽,凭谁问、湘累怨。”当时,我对于作此图画的范曾先生实在一无所知,但我以为若非对屈子之心魂志意有深切之共鸣与体悟之人,就绝不可能画出这一幅能传达出屈子之精神像貌的图画来。我平日论诗词,注重感发和意境,常以为若非诗人之心灵中具有此种感发和意境,就决不能在作品中传达出此一种感发和意境。我对绘画之事既并无深知,因此不敢说我的论诗之言是否亦适用于论画。不过若只就我个人的主观而言,则我对于绘画的欣赏,却一向也是以绘画中所传达出之感发及意

* 加拿大籍华人学者,现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境之深浅、厚薄、强弱为我个人赏爱之标准的。因此当我面对此一幅图像时，立即就由绘画中所传达出的感发和意境，引起了对于这一位画家的联想，所以在这一首词的下半阙，我便接着写下了“异代才人相感，写精魂凜然当面”两句话。而接着写下的“杖藜孤立，空回白首，愤怀无限”之句，则表面上虽是对图画中屈子之形相的描述，但事实上却已融入了我对于画家之情怀的想象。而且在这一幅画上还有画家所题的一首诗，其中有“希文忧乐关天下”之句，然则画家范曾之借用前世名臣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襟怀以为自喻之心情自可想见，这当然就更增加了我对于这幅画的一份感动，所以我接着就又写下“哀乐相关，希文心事，题诗堪念”三句词，明显地把画中之人与作画之人及所题的诗中之人，都结成了一体，如此还把千古以来的屈原、范仲淹与范曾都联成了一线生生不已的民族不朽的精魂。我更在此词结尾处写下“待重滋九畹，再开百亩，植芳菲遍”三句祝愿，这三句表面自然仍是就画中的屈原而叙写的，因为屈原在《离骚》中曾经写过“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的话。“美人香草”在屈骚中都是他所追寻的美好之理想的象喻，我说“待重滋”则正表示了后人对屈子之志意的继承，这自然可以指作画的范曾。而我当日之归国讲学，原来也正由于眼见国内之教育与文化在“文革”中之横被摧残，因而遂萌生了一种“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愿望。古人既曾把“树人”与“树木”相比，又曾把学生们比做桃李，而桃李自然是一种“芳菲”，所以我所写的“待重滋九畹，再开百亩，植芳菲遍”三句词，当然也就融入了我自己的心怀和意愿。因此千古前三闾大夫屈子，实可说是我与范曾先生相识之第一媒介。近日我偶然在范先生赠我的一册《画外话·范曾卷》中，读到了他为所绘之《屈原哀郢图》所写的题为《汨罗江，诗人的江》一段

话,其中有“回顾屈原以后的贤哲,从贾谊、司马迁到鲁迅、闻一多……千古骚韵,不绝如缕,缱绻壮怀,烛照华夏”之言,然则我当日在与范先生相晤之前,仅就其所绘之一幅屈子图而引发的《水龙吟》一词中的感发和想象,固可因此而证其决非虚想也。

至于我与范先生本人之相见,则是在我写过那一首词的三个月之后。那时我刚结束了在南开的讲学,从天津回到北京。南开中文系的友人,因为曾听到当日赴北京接我并陪我游访碧云寺的二位先生说起过我对范曾所绘屈原图之激赏,遂商请范先生亲自又绘了一幅屈原图作为南开赠我之临别纪念,同时更有友人将我所写的那一首《水龙吟》词也传送到了范先生的手中。因此当我回到北京后,范先生就邀我到他家中去看他作画,并说他将我的《水龙吟》词写成了一幅中堂准备相赠。我抵达他府上后,他立即向我展示了他的这一幅书法,于是我所写于纸上的一首词,遂在他的劲健飞舞的笔势中,仿佛更获得了一种线外的生命。继之他又欲为我当面作画,但那时他的住处并不宽敞,没有较大的画案,于是他遂张纸于壁,悬腕举肘为面壁之画。初于纸上绘出双目,便已见精光炯炯而出,继之又以线条挥洒,数笔勾勒便完成了一幅深沉睿智的《达摩演教图》。记得范曾论画曾云作泼墨人物必须意在笔先,使所绘之人物与所用之笔墨全相结合,意到笔随,乃见精神,苟有丝毫之迟疑补缀,必成败笔。此事言之虽易,但行之实难,诚以欲求人物之得其神,则必须有深厚之修养,而欲求笔墨之得其神,则必须有精到之功力。范曾先生于人物之能得其神,固出于其才气之敏悟与读书之修养,至于其笔墨之能得其神,则应出于其锲而不舍的精勤之努力。范曾先生曾为其所绘的一幅鲁迅之图像,写过一篇以《生命的奇迹》为题的短文,自叙其于1977年曾因病住院,动过一次大手术。当时他为了要使两手能保持

作画之自由,曾请求医护人员将输血之针管插到脚上。据云以脚代腕插入针管之痛苦极大,而他当时又严重贫血,故插管之痛苦,必须忍受多日。范曾先生乃以其坚毅之精神,不仅承受了此种痛苦,且请人于其床上置一小几,每日以意志驱除痛苦,伏几作画不辍,全以白描之笔绘出了《鲁迅小说插图集》一册。似此多年磨砺,方锻炼出了他掌握白描之线条的一种既灵动又精确的功力。而这种刻苦的努力则应是全出于其过人之天才之不甘于生命落空的一种对于不朽的追求。

在我拜访过范先生以后不久,范先生便到我所居住的友谊宾馆来回访。谈话中始获知范曾先生原出生于南通之诗人世家,其曾祖范当世先生,字肯堂,号伯子,其诗歌在同光之世极负盛名,著有《范伯子诗集》行世,其昆弟子侄每大多能诗,然后乃知范先生之能绘出千古骚魂,固原有其渊源之所自也。而我个人自少年时起,亦复耽于屈骚之吟诵。适值我手边有一小型录音机,因即面请范先生为我吟诵了《离骚》之首尾各一节。其初范先生尚颇有迟疑拘束之意,盖以诗歌吟诵之传统在近世之中国已日渐消亡,常人不习于此乃往往闻而笑之。及至范先生见我闻其吟诵后惊喜之状,遂以我为知音,固乃放声长吟,在兴会淋漓之中,继屈骚之后又陆续吟诵了太白、子美、东坡、稼轩诸家之诗词多首。其后数日,在我临行前范先生又亲来宾馆,以其专门为我录制的吟诗音带一卷相赠,以为临别之纪念。其后我也曾写了又一首《水龙吟》词,继前一词所写的观其绘画之感发之后,又写出了我聆其吟诵之后的另一番感受,词是这样写的:

一声裂帛长吟,白云舒卷重霄外。寂寥天地,凭君唤起,骚魂千载。渺渺予怀,湘灵欲降,楚歌慷慨。想当年牛渚,泊舟夜咏,明月下,诗人在。多少豪情胜慨,恍当前座中相对。杜陵沉

攀，东坡超旷，稼轩雄迈。异代萧条，高山流水，几人能会。喜江东范子，能传妙咏，动心头籁。

自从聆听了范曾先生的吟诵以后，我对于他的画乃似乎更有了一份深入的体认。那就是支撑起他的不凡之画骨的，原来正是其内心中所蕴含的一份涵养深厚的诗魂。而且无论其所绘者之为诗人与否，其笔墨深处似乎都有着一缕诗魂的回荡。而这与他自幼生长于诗人之家，一直接受着诗歌环境之熏陶培养，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若就今日一般之画家言之，则欲求一有不羁之才如范曾者固已极为难遇，若欲更求一有文学诗歌之修养如范曾者，则更属难能。且也，范曾先生不仅工书善画，而且能诗，其所自作之诗篇亦复才气纵横迥出俗尘之外，世称“三绝”。范曾先生自可当之而无愧。是则其负一世之盛名，固决非偶然者也。

不过，盛名之下，亦往往不免有盛名之累。范曾先生既有才人的狂放不羁之傲骨，又有诗人的任率纵情之性格，故其所言所行亦时或不为世人所谅，而认为其有不经之处。我与范曾先生之相识既已有20年以上之久，我之年龄又虚长范先生有14岁以上之多，因念古人“益者三友”之说，以为我既自愧“多闻”，则于“直、谅”不敢不勉，是以偶尔与之相见，亦曾以谦冲自抑为劝。不过我所谓之“谦冲”实在乃是修养有得之一种境界，而决非世俗之伪为谦冲之态者，否则我固宁取其傲纵之真诚，而决不欲见其有谦冲之伪态也。但谦冲入化之为作画与做人之另一极高之境界，则不待我之言说，范曾先生对此实亦已早自有所解悟。在其为所绘之《老子演教》一幅图像所题写的《画外话》中，便曾经叙述说：“道之所在，便是冲融和谐之所在。”又曾在另一幅《老子出关》的《画外话》中说：“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睿智伟岸的人，应该虚怀若谷，谦恭下士（知其雄，守其雌）。”夫以范曾先生之